舒兴庆专栏·教育种田记

幸福的“闭环”

上一篇专栏发表后，一个学生给我发信息：“老师好，恰巧看到您的文章，唤醒了我很多回忆，譬如高考结束您告诉我可以考研，今年我果然考上了，向您报喜，有一种闭环感。我又要继续在教育学的领域继续耕耘了。”我想起她读书时的样子，是一个小巧而文静的女生，经常问问题，写作不错，字也工整。但我为什么会在高考结束就建议她考研呢？可能是她高考有点遗憾，所以鼓励她不要泄气，继续努力。

她们那届算是特别的一届，寒假之后就一直上网课，直到五月份才重返校园。那段时间，我学会了用钉钉上课、改作业，也学会了做包子、馒头和葱油饼。而学生们则学会了在时断时续的课程中坚持自己的追求。那天晚上，我找出了她们班的照片，发现自己还是能叫得出几乎所有人的名字：一直向往厦门却考到武汉的A同学，选择了父母并不看好的农业；高三最后两个月，为了提高语文成绩，几乎一两天就写要一篇作文的B同学；成绩一直没有起色，但从不气馁的C同学；到了大学仍然愿意和我聊聊读书的D同学、E同学……

每次听到过去的学生的消息，或是恰巧和他们在某个场合见面了，我都会像今天一样回想他们高中时的模样，想到在樱花树上他们的祝愿卡，淹没在粉色的花瓣之中；或是在傍晚的楠楼，一道辉煌的夕阳从谯楼的上空照过来，宽大而安静的走廊就笼罩于这盛大的晚霞中。教室里的学生，一般都在静静地读书，或是考试。这份美景他们无暇欣赏，就都交给我了。我也从不辜负，但总是不愿独自欣赏，经常喊学生一道去看窗边的那抹斜阳。

有的时候，我和学生在时隔十几年，甚至更长时间又突然见面了，可能是在一次活动中，也可能是在街上，或是在小区门口的米粉店，于是加了他们的微信，然后在朋友圈里看到他们的工作、生活，和他们可爱的孩子——时间过得好快，当年的孩子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了！

这大概也是开头那个学生说的“闭环”——对老师来说，是生活的日常，但细细品味，却也是教育者独有的幸福。我很享受这种幸福，特别是听学生讲他们现在的生活，讲他们对高中、对语文课的记忆；在他们的记忆中，藏着教育和成长的秘密。

我有时也会思考“闭环”的幸福是来自哪里？是因为重逢吗？还是因为他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？是，又不完全是。一般的重逢只是喜悦，还谈不上幸福。学生有很好的成就，老师固然幸福，但学生过得平常，老师也一样有幸福感，只要学生还记得那段学习的时光，记得老师讲过的话。甚至，不需要重逢，只要听到学生的好消息，老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。“闭环”的幸福，归根到底是老师从学生那里感受到了教育的价值、教书的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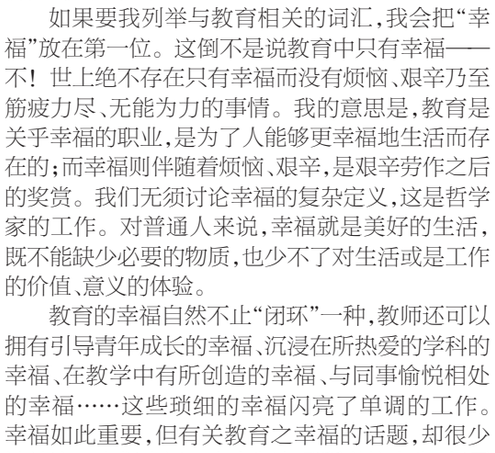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要我列举与教育相关的词汇，我会把“幸福”放在第一位。这倒不是说教育中只有幸福——不！世上绝不存在只有幸福而没有烦恼、艰辛乃至筋疲力尽、无能为力的事情。我的意思是，教育是关乎幸福的职业，是为了人能够更幸福地生活而存在的；而幸福则伴随着烦恼、艰辛，是艰辛劳作之后的奖赏。我们无须讨论幸福的复杂定义，这是哲学家的工作。对普通人来说，幸福就是美好的生活，既不能缺少必要的物质，也少不了对生活或是工作的价值、意义的体验。

教育的幸福自然不止“闭环”一种，教师还可以拥有引导青年成长的幸福、沉浸在所热爱的学科的幸福、在教学中有所创造的幸福、与同事愉悦相处的幸福……这些琐细的幸福闪亮了单调的工作。幸福如此重要，但有关教育之幸福的话题，却很少被关注。人们会问一个老师在哪所学校上班，每周多少节课，工资多少，但很少有人会去问他，你在工作中感受到幸福了吗？你的幸福来自工作的哪个部分呢？就好像大家都会问学生，这次考试难吗，你第几名？但很少有人会问他，你喜欢学校吗？喜欢同学吗？你在学校快乐吗？

人们往往认为前者（工资、成绩）才是“真实的”，而后者（幸福、喜欢）则是虚幻、没用的。但是，“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”（马克斯·韦伯），人离不开意义，更不能没有幸福。无论是教师，还是学生，都需要一个能够给予他们幸福感的校园。

我畅想也呼唤这样的校园——

一个师生（包括毕业的学生）都有归属感并视之为家园的地方；一个教师相信和坚持教育的意义，学生拥有尊严和成长的园地；一个如同春夜细雨般宁静、温润、充满生机又拥有诗意的校园……一个幸福的校园！



舒兴庆，中学教师，诗人，在《中国德育》《诗江南》《安庆日报》等发表论文、诗文近百篇，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、诗歌、随笔年度选本。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、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。

书心书影

一卷山居图

——读胡竹峰《浒村月令》

丁杏子

《浒村月令》是一本薄薄的书，一日一夜即可读完。在轻松畅快的感觉中回忆故乡，恰似轻啜一盏清茶，初时清浅如烟云过喉，继而幽香萦绕齿颊，待到余韵渐起，方觉淡雅沁入心脾，袅袅不绝。

浒村位于大别山区岳西县响肠镇，有垄有畈有岭有坡有山峦峰岗有沟壑崖渠。胡竹峰生在浒村，长在浒村，放牛、喂鸡、种地、上山、下河，一日三餐四季，融进了无数唐诗宋词元曲景象。这本书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乡村图景，山水花鸟人物册页，水雾山岚天光草色，画里画外带着清晨的露水、正午的阳光，也带着黄昏的天色。

浒村，如同中国版图上任何一处农耕文明的村落，让人一见如故，却有其独特风情。春意渐深，浒村盛开着各色鲜花，遍地庄稼映着青山，四野都是碧翠；夏夜袭来，大地元气汹涌，有山水的气息、青草的气息和稻田的气息，漫山遍野地生长；秋日来临，浒村弥漫着收获的金黄，稻谷进仓，黄豆熟了，桂花落下，炊烟袅袅，满村生香；寒冬时节，雪花飞飞扬扬，大人杀猪宰羊，孩童游玩吃喝，期待新年的到来。胡竹峰每每回乡，或乘墨水回溯，都要在这山居图里东游西荡，“很庆幸生活在那样的氛围里，倘或拙作有些诗意，离不开浒村的滋养。”

纵观全书，那些乡风俗情常会令人怦然心动。上大梁、颂吉词、洗三澡、抓周、祭祖……细腻生动中满是深情。有些是浒村独有的，譬如五猖庙会，乡亲扮演各路猖神，家家户户地跑，来回上百里，累并快乐着。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重阳，风俗里饱含着人们对土地的敬仰，春节前杀年猪是最令人期待的热闹事儿，几个人烧开水、屠宰肥猪，忙得不亦乐乎，吃杀猪饭尤为热闹，大块吃肉、大碗喝酒、肉汤淘饭、大快朵颐，这是农人一年到头最期待也最放肆的时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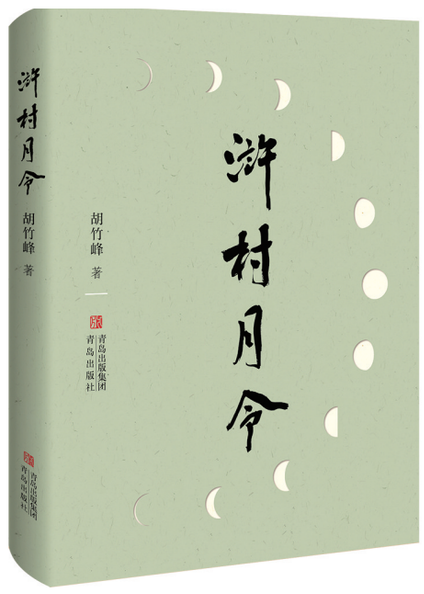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岁月流逝和时代变迁，有些习俗已难见到，《浒村月令》对传统习俗的回忆和记录，如韩少功先生所说，如一粒种子落入大地，或演员重返舞台，便有了背景与剧情，从此可望根深叶茂、活色生香。

浒村的故园风物令人怀念，浒村的人物风情又何尝不是呢！祖父曾跟胡竹峰说，往年有贼寇袭扰，乡民不用刀枪不报官府，名叫胡蛮牛的汉子像抱婴儿般，随手抱头老牛到池塘边洗牛蹄，便吓得贼人落荒而逃。乡村野叟村妇日里辛苦劳作，闲时便打豆腐、做糍粑、炒花生，为的是给日常生活寻出些滋味来。到了冬天，男人或在室内烤火取暖，或将屋里屋外打扫干净，女人在窗前纳鞋底、织毛衣，看孩童们在稻场上捉迷藏、打陀螺……此番乡村图景，自然蕴藉着人情、人性、人道，无不令我为之莞尔。

《浒村月令》里写美食自有特色，原汁原味，土色土香。春天里的茅香粑我很喜欢吃，将茅香采来用石臼捣成泥，与肉丁粉条或笋丝糅合，放入糯米粉蒸成粑，软糯绵香，可抵春天的肚子饿，是春色也是膏腴。夏日里的豇豆出来，乡亲拔掉豆角两尖，去筋炒半熟，放在饭锅里焖熟，一碗下去肚子就饱了。秋天将庄稼收割完毕，将糯米泡上一夜，用干柴烈火蒸透，醾水打糍粑，再切成豆腐块大小，就着芝麻和盐吃，味道香甜；或者以冷水浸泡，需要时可蒸、炒、煮，外出干活就不怕肚子饿得慌。寒冬时节，熬糖稀、打年糕、卤肉、蒸米粑……年少时，村子的日子紧巴得能攥出水，大人们忙完农活，总变着法儿用粗陋食材打牙祭——用稗子做成芽子粑，采箬竹裹粽子，将米饭煮成锅巴汤，将玉米红薯丢进柴火里烤熟……这些吃食裹着祖辈汗水的咸涩，藏着庄稼人的巧心思，回味时仍萦绕舌尖。

人生茶酒菜饭，酸涩自如，万物有灵。胡竹峰的回忆里，风声、雨声、捣衣声、下雪声、虫鸣蛙叫声、呼儿唤女声、迎来送往声、儿童嬉闹声交织在一起，不时在脑海里撩拨着人。正月的鞭炮声总是将睡梦中的孩子们吵醒，但孩子们又期待着这些声音的炸响；春雷的声音，起先在地底，又似乎响在山间，奔向远方，农人却期盼着雷声的雨水来临；麦苗拔节、油菜花开、咿呀学语、鸟儿啁啾……大自然的声音给乡亲们带来欢乐和期冀。还有蚕食桑叶的声音，遍野盛开的花朵，满树垂挂的果实，漫山的茶树冒出嫩芽，稻床上堆着饱满的谷粒，牛羊鸡猪抢着吃食，娃们满屋满村地追着跑……

诚如胡竹峰所言，那方天地风物早已化进血脉了，遂仿先秦月令之体，取四时更替为经，以鸡鸣犬吠作纬，织就村落人家的岁时图谱。《浒村月令》恰如一卷山居图，山水人情与风月无边尽在其中，值得细细品读。



《浒村月令》
胡竹峰 著
青岛出版社出版

小说世情

手割麦

张 港

手割麦，不就使镰割麦子么？黑龙江大片地，这年头儿了，镰刀割麦就是给收割机打道，割出块地够机器拧腚转身就得了，其余的交给机器。

可那田老力，他偏不，他的麦子清一色一刀一刀往下拽，汗珠子一串一串往土里钻。

田老力提镰站别人地上，哈腰拾几株麦穗撵上去扔收割机大嘴里，忿忿地嚷：“祸害庄稼！糟蹋粮食！”这话也对，田老力手割的麦田，一株遗穗也没有。可是也不对，那么老多的地，一刀仨苗眼儿，两刀挪一步，不累死也得罗锅。人工那也是钱呀！这账得算。田老力就不算这账，就是算不开这账，怎么劝也是他的理，他就是要用手割，说啥也要一刀一刀割。因这事，儿子田立新没少跟他吵，能不吵么？病了咋整？

五黄六月，大地铺金，新麦抢收到家，家家先打一袋新麦，蒸馒头。这一顿不炒菜，空嘴吃馒头。粮食到手等着变钱，人人踏实心落肚，这馒头吃着贼香，确实用不着菜。农民认为，就这一顿吃的叫麦香味，其余三百六十四天吃的只能叫面香味，再好也只是面香，不能叫麦香。

每到这天，田老力就大敞开门，站村道当腰，黑手吃白馒。等到有人路过，他就晃手晃头，说：“手割麦，手割麦就是香，真是麦香。”田老力这是拐弯话，意思是，别人家的、机器割的，味道不纯不正。路过的装模作样抽抽鼻子说：真香，确实不一样，确实是麦香。田老力就掰块馒头往人家嘴里塞。人家晃脑袋说：谢了谢了，是真麦香是真麦香，有事有事。急急跑开。

用不用化肥麦子不一样，镰割的与机器割的味道还有差异？怎么能有差异？这人呀，要是迷上一事到了极致，心就痴了；心痴了，味道就变了。田老力那就是痴了。

镰刀越来越少见了，连给拖拉机开道也不使镰刀了。谁挨那死累？谁受那苦罪？况且，都进城了，都上南方了，都打工去了，谁还死死的土里刨钱花？

田老力儿子田立新也不嫌钱咬手，也得过好日子，也进城了。立新三回五次劝老爹进城：城里多好！儿子钱也挣着了。况且，爹也老了，麦子把他折腾老了，他折腾不动麦子了。

一说进城，田老力一梗脖颈子：城！城！城！大马路能种麦子？

田老力不肯进城，但打下新麦，立马背一袋子看儿子。他说：城里可怜，吃不上新麦，吃不上手割麦，连麦香味都不知道。

终归，田老力还是进城了，他没有新麦可背了，他的地，到底开发了，到底建了高球场，对对对，你们叫高尔夫球场。

立新说：“爹，这就对了。看你的腰，来一回弯一回，往后就住城里。”田老力只叹气，只摇头。

立新媳妇在厨房忙活，最贵的精粉揉个透，蒸馒头。

刚出锅的馒头端上桌，田老力看那热气缕缕的馒头，白白的，胖胖的，叹上气：唉！老了——

立新瞅老父亲脸色不好，笑嘻嘻找笑话打圆场，指指馒头说：“爹，这可是手割麦。城里也有手割麦了。你吃，你吃。”

“手割麦？手割麦？”老力啃一口，回回味，说：“嗯，是香，手割麦，好吃。”就右手换左手，空嘴吃上了。

立新回厨房，媳妇数落上他：“爹你也敢糊弄！”立新说：“也不算糊弄，这叫精粉，这是最好的。”

立新媳妇再端菜进来，已经少了两个大馒头，老爷子伸手够第三个。这饭量可把立新媳妇吓着了，忙说：“爹，别光吃馒头。”

“手割麦，手割麦。”老爷子脸上红润，出了笑模样。

立新媳妇终于忍耐不住，筷子头冲立新脑门子一戳：“爹，立新他，他瞎说，他跟你开玩笑，哪来的手割麦。”

立新也害怕了，解释：“爹，你可不能生气。这是精粉。精着了，好着了，贵着了。”

老爷子撂下馒头，缓缓道：“我又不痴，我又不茶，我还能不知道这不是手割麦？”

立新更怕了：“爹，知道不是手割麦，咋吃下这些？咋吃得那么香？”

田老力缓缓气，说：“哪来的手割麦？哪儿找手割麦？我知道没有手割麦。好几年了，没手割麦这仨字进耳朵。今儿，听着了这仨字。有这仨字，听着舒坦，听也有味。”

归李昊天摄

信笔扬尘

拣尽一枝寒凉

阿 仁

初识苏轼，是在那朗朗上口的诗词之中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”那简洁而又富含哲理的语句，仿佛一扇窗，让年少的我初次窥探到他那广阔而深邃的思想世界。随着对他了解的逐渐深入，一个立体而丰满的苏轼形象在我的心中慢慢构建起来。

苏轼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，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。他才情四溢，意气风发，始终有着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宏伟抱负。年轻时候的他，就像春日里的一朵繁花，满怀着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。然而，命运的车轮却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，将他带入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。

乌台诗案，是苏轼人生中的一场巨大风暴。那些无端的诬陷和诋毁，如狂风暴雨向他袭来。他从一个备受瞩目的才子，瞬间沦为阶下囚。那牢狱之中的黑暗日子，想必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光。寒凉之意，开始在他的生命中蔓延。但苏轼就是苏轼，即使身处困境，也没有被绝望吞噬。在狱中，他依然能够写下“圣主如天万物春，小臣愚暗自亡身”这样的诗句，虽有自嘲，却也透露出他对君王的忠诚和对世事的坦然。

被贬黄州，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从繁华的京城来到偏远之地，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没有了往日的风光，没有了热闹的社交，有的只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和无尽的寂寞。然而，苏轼并没有在这苦寒之地沉沦。他在东坡之上开垦荒地，亲自劳作，从此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风雨之中，他依旧能够保持着那份从容与豁达。在黄州的日子里，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，《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千古名篇，都在这一时期诞生。这些作品，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，更体现了他在困境中对人生的深刻思考。

黄州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苏轼却在其中找到了内心的宁静。他与当地的百姓打成一片，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了美好。他学会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世间的荣辱得失，就像那拣尽寒枝的孤鸿，在寂寞中坚守着自己的信念。

后来，苏轼又经历了多次的被贬，惠州、儋州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在惠州，他依然能够写下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这样乐观的诗句。在儋州的蛮荒之地，他积极地传播文化，为当地的百姓带去了知识的火种。

苏轼的爱情，也是他人生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他与王弗的感情真挚而深厚，王弗的早逝让他悲痛不已。“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”字字句句都饱含着他对亡妻的思念之情。他与王闰之相濡以沫，携手走过了许多岁月。而朝云，这位红颜知己，更是对他一往情深。

苏轼的友情，同样令人钦佩，他与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、张耒（苏门四学士）相互欣赏、相互鼓励，并传为佳话。在苏轼被贬的日子里，这些朋友的书信和关怀，成为他心灵的慰藉。而他与欧阳修等前辈的交往，也体现了他对友情的珍视。他们在一起谈诗论道，共同推动了北宋文学的发展。

苏轼的一生，历经坎坷，饱尝人间冷暖。他拣尽了生命中的一枝枝寒凉，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美好的追求。

今天，当我们再次翻开苏轼的作品，那些优美的诗句仿佛化作了一个个灵动的音符，奏响了一曲曲关于人生的赞歌。他的身影，穿越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在我们的心中清晰可见。他拣尽一枝寒凉，却留给了我们一个繁花似锦的精神世界。